

大溪派出所的民警：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参与救援

本报记者 赵云 通讯员 谢慧远

“大溪佛陵厂房倒塌，有人被压在下面。”7月4日16点左右，大溪派出所接到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指令。这不是小事，接到指令后，该所刑侦中队副中队长应灵军，一边通知消防民警林川赶赴现场，一边上报所领导，并带队前往事发现场。他们是第一批到达现场的人员。救援工作就此展开。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民警林川带着队员来到现场时，鞋厂老板娘非常激动，“很多员工被压下面了。”几个员工流着血从倒塌现场跑出来，“里面还压着很多人。”

林川一边通知119和120，一边疏散围观的群众，一边查看倒塌情况。接着，大溪派出所所长吴朝华带队来到了现场。

未倒塌的厂房里，员工情绪激动地乱喊。民警们马上大喊，对它们进行安抚。之后，民警们拉起警戒线，维持现场秩序，不让围观群众堵住道路，影响救护车通行。

因为是周六，很多民警放假，派出所所长和他们马上到现场支援。另一方面，派出所将现场情况反馈给110指挥中心，请求支援。

副校长蒋辉华原在火车站执勤，得知消息后，也带队赶到了事故现场。

当时，当地消防也赶到了现场。救援人员需要爬到旁边的楼顶，再进入倒塌现场，两者之间有个45度的斜坡。民警和队员们帮助消防人员将施救器械搬到倒塌处。

现场断电了。为了不影响施救，吴朝华立即联系电力部门和路政部门，做好电力保障工作。

借来工具救出3名伤员

倒塌现场一片狼藉，倒下来的空心板上还浇筑着一层厚厚的水泥。下面，就是被压的员工，救援工作刻不容缓。

没有生命探测仪，民警和队员们跟消防人员大喊“有人吗？”空心板下面，传来几朵被压人员的声音。

透过断裂空心板的缝隙，大家看到一名员工弓着腰被压在下面。压住他的是连起来的四块空心板，加上上面的水泥层，大家根本无法抬动。

“人怎么样？”“还行，但很痛。”

大家决定把空心板敲断，再抬掉。去附近的店里买来粗麻绳，村干部去村民家借了铁榔头和铁棍。

为避免敲空心板的缝隙，空心板失重压到伤者，大家用铁棍撬着后，又用绳子提着空心板一头。水泥块被敲掉后，他们又用钳子剪断了钢筋。

终于，这块空心板被敲断了。但压在伤员身上的，还有一整片铁板。大家用消防切割机割开了铁板，将伤员救了出来。

斜坡共有五六米长，天下着小雨，非常滑。大家将伤员抬上担架，一边各4个人开始爬斜坡，这过程非常艰难。

差不多同一时间，大家用此方式，救出了另外两名伤员。

守在斜坡为生命接力

之后，各地消防队伍进入现场救援，大溪派出所的民警和队员逐渐退出现场。

考虑到斜坡运人不便，他们安排了10多人守在斜坡，一侧人员踩在斜坡倒塌的砖块上，另一侧人员则靠拉着手绳子站稳，为生命接力。伤员被抬出斜坡后，他们还帮忙将伤员抬到了救护车。

救援过程中，很多人都受伤了。因为有烟雾吹过来，倒塌现场灰蒙蒙一片。大家踩在高高低低的砖块上，很多人脚被钢筋划伤了。

抬空心板的过程中，蒋辉华的腰扭伤了。之前，他已值班24小时，加上救援的一晚，他已48小时未合眼了。7月5日上午回到派出所，他就在核查鞋厂员工人数和身份，直到7月6日凌晨才躺下睡觉。这一觉，睡得那个沉啊。

协警张军波在抬一块大砖块时，突然叫了一声，原来他左手中指受伤了，因为戴着手套，加上急于救人，张军波也没在意。第二天，摘掉手套后，他才发现手指肿得非常大。后来去医院拍片，发现骨裂了。

消防战士金礼斌： 带领队员冲上救援最前线

本报记者 庞辉斌

接警后，市消防大队温岭中队指导员金礼斌是最先带着抢险队员到达事故现场的。

这位今年虚岁35岁的“80后”，立刻带领队员们冲上了救援最前线。

在震颤的废墟中，金礼斌发现了两名中年男子在呼救。所幸只是双腿被压，大伙三下五除二就将两人营救出来。加上搬运器材的时间，也就6分钟。

然而，此次事故又不同于一般事故。捷宇鞋材厂房由4栋建筑组成一个“回字形”，且与周边厂房紧邻相邻。

西南角厂房两层楼板发生坍塌后，其他建筑均受到了影响，安全性能降低，在震动或其他作用力的影响下，随时都有再次倒塌的危险。

西面厂房墙体出现多处裂缝，东南角坍塌处空心楼板摇摇欲坠，对参加抢险救援的官兵们的生命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

坍塌的墙体覆盖了三楼以下的建筑，消防官兵在救援时，只能在坍塌的三楼顶进行救援，作业面十分有限，也无法使用机械设备，只能靠救援队员手抬肩扛，但脚下又可能有人员被埋，这让身经百战的战士们也感觉困难重重。

直至当夜20时35分，温岭中队共救出6名生还者。

消防战士李林森：

体力透支也得坚持

本报记者 庞辉斌

“我叫李林森，木子李，森林的林，森林的森，全部都是‘木’。”一边介绍，李林森自己笑了起来。

在众多同龄的战友们当中，22岁的头车班长李林森，已显得相当老成干练。

整个救援过程中，李林森在事故现场待了44个小时，同样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洗礼。

“救人是第一要务，说到辛苦，自然是有。”李林森对山脚的蚊子有些“咬牙切齿”，但这也实属无奈。

“睡不好，衣服不能换，体力透支，还有战友的脚长时间被雨水浸泡都化脓了。晚上又有蚊子的‘轰炸’，打都打不完。”说着，李林森又挠起了手臂，上面还留有一个个红色的印记，全是被蚊子咬的。

消防战士王敬贤：

在现场待了51个小时

本报记者 庞辉斌

作为市消防大队温岭中队头车一号员，王敬贤是最先到达事故现场的救援队员之一。

“一号员”，想想就是冲在最前面的战士的称号。

“以前几乎没有参加过这种救援行动，日常工作基本都以火场救灾为主。”王敬贤想了一下，在救援现场，他主要在房屋中部靠近横梁半米处的位置进行打凿、破拆，因为下面就是流水线，既是人员最集中的位置，又有机器阻挡，相对来说存活率会最高。

发现被埋人员在较深位置，需要救援人员钻进去帮助脱困时，王敬贤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这一次救援行动，王敬贤在现场工作和待命了51个小时，直到7月6日晚上10时才撤回中队。

救援期间，雨一直断断续续下个不停，两天两夜多的时间，穿着厚厚的早已湿透的战斗服，那滋味，又湿又冷又闷，真是“冰火两重天”。用队员们的原话讲，平时穿着战斗服就像夏天穿着棉袄去跑步。

“大半夜在屋檐下休息，根本睡不着，累了一次后会接着奋战继续去搜索，看看还有没有生还者。”51个小时，在王敬贤的口中，似乎也就是一晃而过的事情。

消防战士马贺伟：

钻到废墟下救出一名女子

本报记者 庞辉斌

市消防大队温岭中队二车班长马贺伟今年只有20岁，当兵已快3年。

救援行动时，他参与了一名营救难度非常大的被埋人员的营救全过程。那是一名女子，被埋位置较深，仅颈部暴露在外，头部上方盖着厚厚的空心板，所幸没有压到。

破拆过程中，障碍太多，打通生命通道，足足花了半个小时。随后，新的困难摆在面前，女子头部被流水线外壳的铁皮覆盖，死死压住。

马贺伟估算了一下距离，先用双轮异向切割机将铁皮边缘切割开，怕伤到女子，待铁皮有足够深的缺口可以抬起来一点距离后，改用液压扩张剪慢慢剪。随后，钻到废墟下面将女子救出。

整个救援过程，花了40多分钟。

事后回想起来，马贺伟不知道该怎样形容自己的心情，说是一些激动。

佛陇村护村队队长戴明东： 哪里需要帮助就往哪去

本报记者 王悦 通讯员 林雄伟 杨鹏

戴明东没有直接参与救人，但那天的现场，他已经忘了自己进进出出到底跑了多少趟了。

作为佛陇村的护村队队长，戴明东也在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我马上通知护村队员，来现场帮忙。”

现场需要工具，自己的厂就在附近，戴明东马上跑回厂里，把可能用到的工具都带上了，撬棍、榔头、等等。

工具还不够，戴明东又跑到附近的村民家借。听说需要工具，村民们也都主动搜罗起来，自己家的，隔壁邻居家的，只要是用得上的，都送到了戴明东的手里。

现场忙着在救人，戴明东忙着调派人员，忙着维持现场秩序，一听说里面缺什么，立刻去补。几趟进出，汗水已经浸透了整件衣服。

为了救出埋在废墟下的伤员，救援人员用撬棍撬，用榔头敲，没敲捣几下，不少人的手就被磨出了血。

需要手套时，戴明东立刻跑到最近的超市，兜揽了店里所有的手套，“有多少拿多少，先记在账上！”“没事，你先拿去用吧，钱以后再算。”超市老板说。

整整12个小时，戴明东一直奔波着，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忙啥，哪里需要帮助，我就往哪里去。”戴明东说，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是用得上的，没有人会不尽力。

整个救援过程中，李林森在事故现场待了44个小时，同样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洗礼。

“救人是第一要务，说到辛苦，自然是有。”李林森对山脚的蚊子有些“咬牙切齿”，但这也实属无奈。

“睡不好，衣服不能换，体力透支，还有战友的脚长时间被雨水浸泡都化脓了。晚上又有蚊子的‘轰炸’，打都打不完。”说着，李林森又挠起了手臂，上面还留有一个个红色的印记，全是被蚊子咬的。

发现被埋人员在较深位置，需要救援人员钻进去帮助脱困时，王敬贤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这一次救援行动，王敬贤在现场工作和待命了51个小时，直到7月6日晚上10时才撤回中队。

救援期间，雨一直断断续续下个不停，两天两夜多的时间，穿着厚厚的早已湿透的战斗服，那滋味，又湿又冷又闷，真是“冰火两重天”。用队员们的原话讲，平时穿着战斗服就像夏天穿着棉袄去跑步。

“大半夜在屋檐下休息，根本睡不着，累了一次后会接着奋战继续去搜索，看看还有没有生还者。”51个小时，在王敬贤的口中，似乎也就是一晃而过的事情。

消防战士马贺伟：

钻到废墟下救出一名女子

本报记者 庞辉斌

市消防大队温岭中队二车班长马贺伟今年只有20岁，当兵已快3年。

救援行动时，他参与了一名营救难度非常大的被埋人员的营救全过程。那是一名女子，被埋位置较深，仅颈部暴露在外，头部上方盖着厚厚的空心板，所幸没有压到。

破拆过程中，障碍太多，打通生命通道，足足花了半个小时。随后，新的困难摆在面前，女子头部被流水线外壳的铁皮覆盖，死死压住。

马贺伟估算了一下距离，先用双轮异向切割机将铁皮边缘切割开，怕伤到女子，待铁皮有足够深的缺口可以抬起来一点距离后，改用液压扩张剪慢慢剪。随后，钻到废墟下面将女子救出。

整个救援过程，花了40多分钟。

事后回想起来，马贺伟不知道该怎样形容自己的心情，说是一些激动。

佛陇村护村队队长戴明东没有直接参与救人，但那天的现场，他已经忘了自己进进出出到底跑了多少趟了。

作为佛陇村的护村队队长，戴明东也在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我马上通知护村队员，来现场帮忙。”

现场需要工具，自己的厂就在附近，戴明东马上跑回厂里，把可能用到的工具都带上了，撬棍、榔头、等等。

工具还不够，戴明东又跑到附近的村民家借。听说需要工具，村民们也都主动搜罗起来，自己家的，隔壁邻居家的，只要是用得上的，都送到了戴明东的手里。

现场忙着在救人，戴明东忙着调派人员，忙着维持现场秩序，一听说里面缺什么，立刻去补。几趟进出，汗水已经浸透了整件衣服。

为了救出埋在废墟下的伤员，救援人员用撬棍撬，用榔头敲，没敲捣几下，不少人的手就被磨出了血。

需要手套时，戴明东立刻跑到最近的超市，兜揽了店里所有的手套，“有多少拿多少，先记在账上！”“没事，你先拿去用吧，钱以后再算。”超市老板说。

整整12个小时，戴明东一直奔波着，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忙啥，哪里需要帮助，我就往哪里去。”戴明东说，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是用得上的，没有人会不尽力。

整个救援过程中，李林森在事故现场待了44个小时，同样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洗礼。

“救人是第一要务，说到辛苦，自然是有。”李林森对山脚的蚊子有些“咬牙切齿”，但这也实属无奈。

“睡不好，衣服不能换，体力透支，还有战友的脚长时间被雨水浸泡都化脓了。晚上又有蚊子的‘轰炸’，打都打不完。”说着，李林森又挠起了手臂，上面还留有一个个红色的印记，全是被蚊子咬的。

发现被埋人员在较深位置，需要救援人员钻进去帮助脱困时，王敬贤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这一次救援行动，王敬贤在现场工作和待命了51个小时，直到7月6日晚上10时才撤回中队。

救援期间，雨一直断断续续下个不停，两天两夜多的时间，穿着厚厚的早已湿透的战斗服，那滋味，又湿又冷又闷，真是“冰火两重天”。用队员们的原话讲，平时穿着战斗服就像夏天穿着棉袄去跑步。

“大半夜在屋檐下休息，根本睡不着，累了一次后会接着奋战继续去搜索，看看还有没有生还者。”51个小时，在王敬贤的口中，似乎也就是一晃而过的事情。

佛陇村护村队队长戴明东没有直接参与救人，但那天的现场，他已经忘了自己进进出出到底跑了多少趟了。

作为佛陇村的护村队队长，戴明东也在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我马上通知护村队员，来现场帮忙。”

现场需要工具，自己的厂就在附近，戴明东马上跑回厂里，把可能用到的工具都带上了，撬棍、榔头、等等。

工具还不够，戴明东又跑到附近的村民家借。听说需要工具，村民们也都主动搜罗起来，自己家的，隔壁邻居家的，只要是用得上的，都送到了戴明东的手里。

现场忙着在救人，戴明东忙着调派人员，忙着维持现场秩序，一听说里面缺什么，立刻去补。几趟进出，汗水已经浸透了整件衣服。

为了救出埋在废墟下的伤员，救援人员用撬棍撬，用榔头敲，没敲捣几下，不少人的手就被磨出了血。

需要手套时，戴明东立刻跑到最近的超市，兜揽了店里所有的手套，“有多少拿多少，先记在账上！”“没事，你先拿去用吧，钱以后再算。”超市老板说。

整整12个小时，戴明东一直奔波着，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忙啥，哪里需要帮助，我就往哪里去。”戴明东说，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是用得上的，没有人会不尽力。